

西

園

聞

見

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目錄

戶部九

關稅

前言

解 編

孫原貞

梁 材

何 塔

倪 岳

蕭 彥

鄒 開

劉 穎

吳時來

李 芳

鄭大經

馮 琦

許弘綱

往行

高皇帝

鄭 淬

唐時英

華 雲

劉 佐

附榷稅

前言

王 敏

往行

續

錫賑前

前言

高皇帝

二則

楊溥

佚名

丘濬

陳獻章

章懋

陸深

林俊

何孟春

三則

王廷相

劉瑞

二則

桂萼

袁襄

徐顯卿

羅柔

席書

徐階

鄧以讚

王錫爵

三則

申時行

四則

馮琦

二則

魏學曾

林希元

趙完璧

唐龍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 外編

嶺南 張萱子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九

關稅

前言

解縉曰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憂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枲絲有稅矣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

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縉愚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

孫原貞曰商賈雖爲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爲之禁蓋以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充爲路費所在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不爲過但巡攔生事或循私縱放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因而技盜者有之或於小路攔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徒詐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蘆溝橋亦然今復至大明等衙門宣課司上納課程是則兩征其稅不亦重爲困乎乞定挺行凡興販商貨貿易者卽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者不得攔阻止於大明等衙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則亦庶乎柔遠之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以爲古者關市譏而不征非聖朝所應有也

嘉靖八年梁公材曰奉部置立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扇發去該鈔關委官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填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日將一扇存留本關備照一扇委官收執一扇差人解部查考等因又爲陳言時弊以

憲國用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彝題該本部議行各鈔關委官自文書
到日爲始於附近府州縣內行委佐貳官一員與同檢鈔人役查收錢
鈔不必另刷號紙就將原立稽考文簿一扇交付府州縣委官今將收
過錢鈔眼同各役等簿呈報主事查見在實數并將文簿二扇卽時親
筆於前件項下照款填註明白錢鈔照常發府州縣收貯季終解部類
進差滿之日仍將簿籍三扇應存留備照舊施行如此而猶
有不飭廉隅不惜名檢者先謂衣冠之盜聽本部指實叅行吏部不待
考察卽時罷黜以示懲戒至於皂隸門子書算等項聽各該有司審編
照常額送役不許自行收取更換致生物議仍要嚴加訪察如有積年
充當及各項作弊情由徑自拿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
裝載柴薪米穀并自用物件不得一概混抽

河塘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國脈民命皆繫于此故君子盡心焉太古
之時上之用度甚節故取于民之法甚簡中古用度漸繁故取于民之
法漸密觀禹貢周官之所載大略可知矣然方其盛時山澤之利與民

卷之四十

共之商賈之征復時時有所緩舍民猶未甚病也降及後世山澤之利悉歸于官農商之稅十止取一而其從事商賈者今既稅其貨又算其舟車緡錢可謂取之盡錙銖矣民之病可勝言哉議者多謂商賈諸稅可罷宋儒范仲淹獨謂上之用度既不可減與其取于農不若取于商猶不失厚本抑末之意固非謂此法之爲盡善也蓋有所不得已焉耳國家之于商賈既稅其貨又稅其舟船蓋亦依倣近代而爲之者也浙省之物貨甲天下故四方之商賈咸輻輳焉其征稅船貨之出入往往以有司治之當道慮有侵尅之弊迺于弘治六年始請命南京戶部員外郎或主事來監臨之週歲代去然財猶膩也近則汚人故士之廉潔自好者多以嚴任爲嫌稍失慎防則往往至貽物議嘉靖二年三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被命至或以爲慮君蹙然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使人人皆被嫌不理將委之誰哉亦處之有道而已矣迺令稅課司局商稅及北新開船稅之所入皆寄于杭州府庫已惟典其籍而均稽焉是歲薄征而稅入視往歲加倍聞者僉謂君持廉革弊故能致此同

聲賢之君聞之愀然不樂曰此非予之意也歲入之贏縮在商船之多寡近歲北方道梗商賈皆萃于浙故稅入最贏若不察其然遂以是歲爲率而必取盈焉則貽害於後日多矣迺具疏其故陳於當道聞者以君職高而慮遠非常情所及愈賢之甲申之春君以瓜期將屆念惟古人一登眺遊覽之適猶或題名以致感於後况監臨於此經歷歲時而其令賢否得失不無可法戒者而姓名不傳後之人何以憲乎迺稽案牘詢故老得監臨于此者凡若干人皆勤于石虛其左以俟來者而闕其不知間屬塘爲文以述其意塘非能文者也而財用之輕重本末則頗聞君子之論矣謹書以歸之嗚呼仁人志士其亦有感於此也夫其亦有警於此也夫

倪岳曰山東臨清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輜輶之處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其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

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
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
增課爲能事以嚴刻爲風力算籌至骨不遺鎰鉞常法之外又行巧立
名色肆意誅求率皆借名入己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旣出部委各處
巡撫官視爲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
年客商俱怕征求意见多至賣船失業此豈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
意哉願聖明俯察民隱特勑該部停止新例遵復舊例仍勑鎮巡等官
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癟庶幾人心快
悅怨氣消弭而天意可回矣

蕭彥曰夫商稅倣古關市之意以佐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稅愈重
視國初異也他姑無論卽如河西務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
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賣貨物河西務有四
處正條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榷者數稅
所得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條船果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

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彼且未嘗進店也一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曆八年該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矣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奈何不一蘇之爲商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脚抽真同商賈議者以爲榷算之術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而日用米穀進入店二稅如河西布疋通州油鹽類者又不可蘇耶至於儀眞之稅旣非租制亦無重獲曩言官之疏詳矣乃以該地方執租軍餉之充爲數幾何不可議罷耶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商稅之所當議也

鄖閔曰山海一關內抒都邑外控諸夷實爲臨邊要害重地故祖宗朝特茲設立蓋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初無抽分之設豈其智不及此哉蓋諸夷出入實竊覲瞻傳笑遠人良非細事故重爲國體計耳况細民興販獲息幾何堂堂天朝夫豈少此而忍奪之帝王寬大之政似不如此但邊徼跋涉艱苦備嘗比之腹裏行商其勞尤當數倍顧茲商客乃若甘心焉者豈得已哉凡爲以父母妻子飽暖之計耳乃又重其稅以困之彼將顧望逡巡轉而他圖矣故嘗問之山海之人咸曰商賈之行

大減於往日詢之遼人則曰物貨之價大湧於前時蓋自關稅一興則商賈減商賈減則貨物少而價湧貴亦其勢也然則茲稅之設不獨商賈重因而邊人且受害矣又况今歲災傷撫寧山海前屯寧遠爲重正商賈徑行之路乃時有剽掠之虞正當務寬大之時乃因循瑣屑之政且山海關抽分固也關之外不七八里又有廣寧太監之抽分焉此不知何所始至今相襲以爲當然矣入里鋪抽分固也近日遼東巡撫因地方災傷又差官於前屯衙地方抽分焉此無非權處之計然委官恣意苛刻爲地方之害又甚矣夫自山海至前屯不過六七十里之遠商稅凡三抽焉節節而刈之寸寸而取之人情其何以堪此將來商賈斷絕關市蕭條非獨遼人日用之資無所仰賴沿途沽酒賣漿車頭驥腳平日資客商以給衣食者皆將至於失業而坐以待斃矣

劉穎曰祖宗立法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稅其二徵於彼不征於此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則有河泊所之設鹽鐵則有場治之設至於木竹有工部抽分廠之設舟船有

戶部鈔關之設其取利於民極爲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皇店之數凡病民而罔利者詔書一切裁革今太監李能不能仰承得意圖惟治理顧乃陽假修築邊關之邪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若於山海關抽取往來客商門單使用以備城堡墩臺修築之費誠使李能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利于國不病夫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海之遠冒關塞之險以負擔石之貨正欲圖錐刀之利以爲生耳且所經過稅務郡縣驗稅抽分輸于官者屢矣今復抽取門單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稀少民用不貲未免仰給商客今若又使客商告病則財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安所取給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又况祖宗設立邊關正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小有坍塌摘掇軍夫隨時修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貲費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備慮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小民錐刀之利以爲國家斂怨生禍之胎也此其不可者三也矧財者民之命民之

有貨財猶其有脂膏骨血也今使剝民之脂膏吮民之骨血以戕賊其命則怨心橫生而禍不可測矣謠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變今使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妖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卒豈不爲國家盛治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有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伏乞重念邊關干係非輕毋規小利亟收成命勿徇偏私之情則宗社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

吳時來曰真定府滹沱河原有額設抽分稅課司先年止是本府委通判督同該司官十分取一每年終內官監差官印烙隨卽回京至正德年奏差內臣一員公同通判管理太監祖臣聽信撥置妄抽害民折銀入己違法多端已經該部奏請題革至嘉靖十一年又復差官抽印又該撫按見差去內臣騷擾生事害人奏請改委本府同知公同抽印由此則差官印烙未有不貽害地方者且歲額不過三千根耳取給該府自能解用今以三千根之木植利歸朝廷者何甚微而專差一官害貽地方者何甚大臣愚以爲不差便臣請權其利害之輕重者爲陛下陳

之先年內官歲額止得二千五十根其後改委同知遂得二萬五千根
是差官無益于國用而專委同知有益于國用也龍泉固關一帶山勢
陡峻先年不差內官不敢採取林木薈蔚截然爲一方長城後因差官
富勢姦商與內官家人通同貿易動聚工匠沿山斫伐作爲板枋以多
取利撫按有司禁令不行遂致山場濯濯而井陘之險戍守稱難是差
官無益于邊防而專委同知有益於邊防也彼往年所抽不過五臺之
木止於滹沱視其合式者取之蓋不取其利與民休息差官則分洒邊
口窺伺關木下至窮邑小集微至荆條柳斗無不窮搜騷擾村墟民無
生理此則差官之有害地方而專委同知之無害地方也夫山澤微利
一同知足辦矣而又添差內官官多則民擾權分則爭亂間或志相反
而隙易生行相疑而謗易起與民爭利則怨有所歸與官爭名則恩不
兼及其他支應之煩需索之苦繼之而出是差官於政體有傷而專委
同知於政體無傷也於此較之其利害損益即途人能察之矣

李芳諸所章奏釐革舊弊人方望其必能默以順主上之美而禁緝羣

小不作非僻此疏一下則又莫不疑芳不情善念弗終前名俱喪芳又何利于此耶

鄭大經曰我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會通之所置關榷稅部臣專勑往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固有潔己澄源通商利國者而操柄行私蔑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無遺利乃不盡利于國顧充嗜利者之囊橐舛亦甚矣近年題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即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他况錢糧掌于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榜稍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却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矣當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良可痛恨茲欲概行加額必至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猶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堂官考察如一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

持堅定賦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府委官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商人執票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銷該府掌印官年終類解既不得增加以浮于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雖無定額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酌爲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肖者亦以有制而不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巡按通查附報各差捕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巡按糾治以徵不恪蓋時當枯索無告之窮民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置之法着實舉行未必無資于國計也

馮公琦曰人臣值事艱難屢請不能當上意且當就時勢量爲調停使無及于亂而可以待覺悟亦中策也包稅最便第使撫按總斂於府縣府縣自解爲費少而中官之權輕使中官自斂於府縣府縣自解於中官爲費多而中官之權重若得撫院徵收中官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百姓之苦可減一半矣

許弘綱疏曰食貨之需古稱泉府謂其周流無滯若水之流行耳陛下臨御以來固常免田租發內帑天下稱仁矣自小人進而礦稅日徵徵也剝髓剥膏推埋朕篋旣激之而使變復威之以必從良民半在桁楊循吏動遭桎梏猥云有裨國用不過都着進收而已曾出一緡以襄大禮發一貢以濟大工乎以有限之物供無限之求舉有用之財置無用之地毋亦謂誠膝局鑄之固旣可安坐而享之不知冤鬱薰蒸奸雄睥睨內府久爲怨府錢叢且作神叢一朝有急將誰爲之守此臣所爲太息也

往行

洪武九年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其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鄭溥字汝德南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曆官知府嘗爲南京戶部主事雖

湯置分司榷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榷謂某吏曰征利而爲是識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行莫誰何之榷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增計也

唐大中丞時英嘗爲戶部主事委榷稅九江俸薪自給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勗常日存之雖旅賓燕飲酬應紛然不以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爲戶曹最

華雲字從龍號補菴無錫人□□□□進士歷官南京刑部郎中初授戶部主事榷稅九江異時關使者沉貨自蠻商病曹垢君至洗刷剔裸關政一清常大書堂後之門曰家人不出科銀不入迄事歸尙書蒲灣王公臬侍郎西陂劉公儲秀二河及公宦咸加歎賞劉公每舉君以爲司榷者勵及公至親拜君于寓所以君之能洗曹垢也

劉戶部佐嘗榷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

公至無賴子二又傳其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公怒罵曰賈奴爾欲
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卽勢人來吾亡寧以吾官故而損
國况爾賈奴乃欲弋利乎叱侍夫縛於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於
法

附榷稅

前言

嘉靖十年內官監左少監王敏題云云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該
禮部覆太和山建立宮觀以奉真武之神乃我文皇致敬鬼神爲民祈
福之盛心非假修奉香火以網羅民利也是以本山歲用香炷油蠟道
衆冬夏布疋以及提督衙門額設隸卒原有皆出辦于有司其費不貲
矣其後香火日盛施財墳委有積無散大爲典守者所私是以弘治六
年本部題奉欽依行令湖廣布政司每年正月至四月香客盛行之時
委官收受香錢解送均州淨樂觀官庫收貯以備本山修葺廟宇其五
月以後香客稀疎所捨香錢定從提督官員收受以備歲時焚修之用

然亦復有羨餘儲積日富是以嘉靖元年該撫治鄖陽都御史徐蕃議將提督衙門額設隸卒不必有司徵派俱取辦于香錢嘉靖二年又該提督太監潘貞奏奉欽依將本山歲月香炷油蠟布疋均州千戶所官軍折色俸糧不必動支官銀亦于香錢取給嗣是法禁浸密支費日增一歲所入僅足以供一歲之需近遇連年荒歉香客不多以致歲額油蠟布疋間有拖欠誠或有之嘉靖九年恭遇皇上建立四郊該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具奏戶部議題要將本山每歲五月以後儲積香錢盡行查解應用工完之後仍聽撫治衙門委官監收以備鄖襄軍餉及荒年賑濟之資其建議愈卑而取利益急矣今該左少監王敏具題前因相應議處合無行令湖廣布政司轉行撫治及提督衙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一年香錢通行委官收受填註簿籍查照先年提准事例四月以前所得香錢仍貯均州淨樂宮官庫以備官軍折俸及提督官員門隸顧直五月以後所得香錢收貯本山官庫以備本觀歲用香炷油蠟道衆冬夏布疋及修葺殿宇如支用之外果有羨餘歲歲儲積以備凶

荒仍將每年支過數目置立文卷申送巡按御史處以憑照刷其嘉靖十年以前餘月香錢聽從本布政司委官查盤等因題奉聖旨是這香錢只着照舊例行

往行

蠲賑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凡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當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又當驗郡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瘠民貧處亦優免之不爲常例然優免在心臨期便決勿使小人先知要名於外

洪武二十六年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老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賑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楊溥曰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于甚艱難者蓋
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惄惄以生民
爲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于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
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檢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
斂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備築濱江近河損
壞隣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
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移行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
旱飢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窮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
可見况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
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卻先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
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大戶土豪侵占以爲私己陂塘養魚者有
湮塞爲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
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隣岸歲久塌坍一遇水漲渰沒田
禾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

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俟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年間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于農閒時月用人修理設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卽令退返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出陂塘及隄岸開墻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備築者以次用工尅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交糴穀粟能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

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急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有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澇之虞祖宗率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

□□□曰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于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太和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冒領適長市道之奸抵斗追還竟諧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

例一里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姑未概論就試有司言之六十九
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尙該一千一十四萬
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
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羞澀力難求濟是外非
重罰重罪囚則勒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况今法日以弊難開勸
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輪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
嗷嗷聚羣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而復炎痛之而無畏萬
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處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
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正
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閩
廣擁護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餘垂仁加郵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
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
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
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

十之三廉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
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委點罰毋輕差遣使絕陵轢樂
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三百石亦容蓋豎臣又
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卽逃徒名治好無
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
人以上因忿爭執操凶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
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粟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
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力雖不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
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勸穀自五百石一百石以
警刁豪俱由撫巡參詳無容司屬轉請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
令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要取數足爲期不容分
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
檢富戶量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
市民公役冒領侵費轉廩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

穀貴五石四斗糴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糴出每石明扣一
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
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糴出循環如
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糴仍別查弘治十四五六六年放過飢民
稻穀量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廩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糴如
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
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
萬石所二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參定殿最軍職管事酌取去
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
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
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略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
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助民樂表異似亦肯
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飢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
者也

丘濬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汲水餐霞牂羊饋首水淨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貨無所售典質則富室無財舉貸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草根木子掘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棄男鬻女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輾轉號呼曳衰匍匐氣息奄奄須臾不保或棄亡於茅舍或積屍於道塗哀哀生民何辜罹此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貪功以欺上肆志於掊尅追捕之苦加於富室逼追之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認狀或領官錢之半而據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破產之驚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而告空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朝先臣胡頤菴公作濟農倉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困如火燒膏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汲黯開倉之權犯蘇軾遲悞之論朝不保暮矣尚曰申請上司食不下咽矣猶謂經行文卷且吏胥刁難里老弄權強梁者保之而柔弱者不能得也鰥寡孤獨誰爲之求殘疾無告孰與之領文移已是經旬官疑又令覆審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固有不能給而死者

亦有給之未及食而死者此今日之賑濟何益也耶雖然守令所救郡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爲之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夫救荒而至於無者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陳獻章遺言曰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其餓死十有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益米價公獨榜令凡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反賤民無飢色宋皇祐間吳中大飢范文正公領浙西日與僚佐宴集湖中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者正欲費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使工役庸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於轉徙墳壑荒政之施莫大於比是歲杭飢而不害近時蒲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巨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何不白於郡而止之乎正仲笑曰吾子過矣建塔之役豈寺僧能自爲之必募此邦之夫

役斂於富饒之家而散於貧窶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之時我惟恐僧之不爲也子乃欲禁之乎

章懋與許知縣完書曰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能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技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眞貧所宜賑濟或戶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技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又有多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有害矣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老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老

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來教欲令里長
排定之資責其彼此相識以訪詐冒不若依圖眼次第面審令其彼此
相識若以一縣分作五日亦可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
不防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于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區
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蒲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
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
方無賴之徒來彼間冶鐵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
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旣不曾附籍在本縣當
差如何該支賑濟卽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
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飢
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
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進士方愧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
今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又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直飢荒米
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

士羣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
守裴參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
飢荒難以追課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
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
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發別無可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
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上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
與汝作賑濟之用民皆懼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
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
縣稅派錢糧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用該用賑
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糴賣以代貧民辦料銀若干使民皆
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
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
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爲處置以
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

平正大之道既犯五霸之禁亦非朝廷之法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來往者盡行搶奪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况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羅羅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也乞早除遏羅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

陸深曰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於官粥賑濟多矣

林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南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境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戍卒恣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存者

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教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餽尸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荒旱自當先期奏聞顧乃茫然無知憇不加意勢至若此尙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言欲事輕齋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于刦掠道理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勘罔之罪以收人心卽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齋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也

何孟春曰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荒年饑時恐無策也朱子在浙東旱時欲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分戶高下出米就委其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以爲聰明者人不能

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被於譖詐之士則務欲容私不可使也此朱子當時亦未及行而告諸門人者

又曰李畋乖崖語錄亦載張公詠及黃兼濟承事見夢春嘗謂黃此事今日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爲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爲惠不細及觀張子詔橫浦錄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佔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著令於蜀矣黃之所行固宜有當於公心者公豈有感於黃而後推之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糴廩米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所濟去爲寇王晦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卽此事耳

又曰天災流行時不皆太和天下不皆三登萬庚旱乾水溢何歲而無民傷無瘳朝廷則有不盡知者以天下郡縣歲凶荒處民稅糧有一毫

不獲蠲免者有以知朝廷之不盡知也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宜不忍而彼有忍者矣切者歲凶荒處耆老告報府州縣不敢謂實委官踏勘者返日實始爲請命命下該部查例當行始爲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卽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船望斗升水旦夕猶不足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經數月半年豈其所堪哉故今之歲凶荒處耆老不以報告府州縣以無益也府州縣不以申告于上司鎮巡等官以無益也府州縣委官踏勘不過騷擾一番鎮巡官委官踏勘又一番騷擾到頭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於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凶荒所以朝廷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人如鬼臘突絕炊烟蘊負相屬殣尸相藉誰與出涕無賴於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爲害而有司催督租稅又門常胥徒身常棒枷良民且亦流移行劫矣九重軫念元元宜及先事詔諭各官所治倘遭水旱凶荒年歲該府州縣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過分數明白開申鎮巡官處若係半災

卽將當年夏稅秋糧仰行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卽爲設法處置仰分守巡於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委官職名及貸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毋拘常法必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爲之者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徧緩則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因視河內火過河南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於外非黯當時者類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荒不爲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各處凡遭水旱不蒙賑濟則蒙貸倉廩何所儲民將有過稱凶荒者愚曰非也漢文帝自卽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爲凶荒尙爾况於凶荒而可吝乎儲蓄者固上之所以爲民也上惟無以他妄費冗倉奚懼乎儲蓄之虧凶荒者水旱致然所以爲民者共見有耳者共聞者也其勢豈至於可欺哉

王廷相答季獻忠書曰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苟且之政視之亦邈

乎不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之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照舊貫追徵稅糧是以病羸之人而服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稅宜爲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豪族大家必是富蓄若勸諭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爲害大矣當出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爲輻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旣流聚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止棲無依必至困極爲盜豐荒之民俱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使之散入村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室屋各隨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

約以日期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皆遣歸得活者數百萬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况此飢餓烏能還償可逐處出榜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爲停止無得催逼以致流亡五也賑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主者不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盈釜之資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爲得法六也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旣已缺食焉得種子可以口食之外再有牛俱穀種之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爲溝壑之瘠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糴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糜粥下也

劉瑞疏曰自古救荒無善政要在得人苟不得人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府州縣官員其出身旣非一途其制行安能一節况賑濟之急救焚拯溺若非嚴督於其始必難責効於其終伏願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併力選委府州縣官廉勤幹濟誠心愛民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投賑濟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之爲者奏其功勞特加爵賞其貪殘自便不恤民隱或尅減軍士月糧或侵欺賑濟銀兩是自賊也卽奏行罷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庶人心警畏不至害事而殃民矣

又曰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爲民請命蓋君道之當然也神禹成功九山利旅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穀索鬼神而祭之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南山東災傷廣矣飢餓甚矣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而朝廷略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陛下懷畏天之念發罪己之誠亟遣文武大臣各齎香幣告于天地及被災境內名山大川爲民請命則皇上親於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不生民生可遂成化中山東大飢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泰山弘治中南京大風拔木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備等祭告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

陛下亦嘗行之今民之災可謂極矣惟陛下念之

桂萼疏曰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而凶荒不常又不可不爲之分豁也但爲國家計者當憂國用不足故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水次而設都御史或侍郎一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中所收入多少若各省可以通融則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米就廠支運以備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逐年所收并各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爲開豁天下災傷之數英宗皇帝以前此法尚未壞也正德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爲災不及分數例不奏免乃通融於丹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遂得夏麥秋糧足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民咸便當時上司莫不驚怪蓋此法廢久故雖淮安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請以各官所收錢鈔并南方各省所餘缺官祇候之銀或別作區處如英宗初年行勸分之例發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德州滄州但使水次有廠去處趁熟收買米粟以備四方災傷分豁之數則民困蘇國用足一舉而

兩得也今不知出此臣見有司督逋不已而農民逃竄無方以致有力者爲盜無力者流移歲事征討賑濟非惟不得田租以資國用而公帑之費動經百萬且兩失之矣此分豁田租所以不可不急講求者也袁襄勸郡縣捕蝗書曰僕常讀姚崇傳知捕蝗之法其言且瘞且焚善乎崇之捕蝗也然獨恨作史者略其文不知何如瘞且焚也僕常以意逆之古語云夜虫之就火飛蝗蔽天網罟所不能加挺刃所不能及苟非焚瘞何以捕之其法當於田間之曠土掘爲深坑縛草爲炬昏則然之炎焰所騰蝗必赴四面從而掩之蝗墜坎者或就焚滅其不死者下土瘞之此捕之之術也僕聞除蝗貴早救災貴豫古人有言涓涓不塞流爲江河炎炎弗滅燎原若何言貴早也及今不捕後且無及民之顛連靡訴深可痛也頃有捕蝗者下令蝗一石易粟五斗利之所在衆必趨之此亦一術也古者遇災則徧走羣望故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神之聰明至誠可格必心乎誠矣何患弗畝古之良吏蝗不入境雖入境不爲災其以此乎

徐顯卿曰敝郡連歲大侵民窮財盡當事者念切痛癉計周拊字他未遑述卽築圩寓賑設糜待莩救荒者實惠及人又不遺遐僻者孰逾此法但云圩已峻而糜不繼其在廣召募之令乎重勸濟之典乎聞溧陽潘令擇棄地之可田者二三千頃賜富民史氏不徵其價給帖令自執業惟勤限使之開墾一時飢民赴工者惟恐後不日而成膏腴之畝直可四五萬金史氏陸續輸其家之所有不論銀錢米布計工而酬賴以全活者無慮千萬總之費不過萬金又非盡用金也非頓出金也竊計史氏殆亦樂從哉敝郡無史氏之家等而下之卽以千百之產量給棄地令之開墾俱可得數倍之利傳之子孫如更寬其起科之期則樂從者尤比比也又聞毘陵譚太守定設糜之法東西南北各五里餓莩皆就近食之然許就食不許攜歸則坐敵于家者尙多竊謂分都分圖就中殷實之家各令出米以供煮粥官遣義民耆老設處器物籍記其數都有總管圖有分管東西南北更約之相去一二里老弱臥不能起者各許攜歸不至百十成羣以茲侵冒卽一二里之間飢民或止數十口

或數口官亦不廢其法蓋地愈近則人愈少食粥者與施粥者素相識面彼旣感德此益樂于布德官視其出米之多寡或冠帶或扁額或免雜差凡可激勸無不加厚惟殷實之民樂從乎等而上之或舉監生員或士夫各量其終歲有餘者可供吾前後比鄰之飢民無不願輸于官甚有鄉間富戶田連阡陌合一二里飢餓之民皆其佃戶豈容坐視他人出米以救其佃戶乎如此不獨游手之徒無所受其欺卽真正飢民亦將耻其就食之久可工者工可農者農各思以力當食由是飢民漸少設糜益不多何患其難遣哉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蠲租之詔時秦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尙枯一轍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席書曰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旣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礙於今惟作粥一

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
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飢
民聞風併集主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
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
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宣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
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備行各
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
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中
起至麥熟爲止以四個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
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
外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
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
萬兩准前糧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
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糜所賑有等

不致虛費法簡直而姦敝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卽受惠三四舉而卽免死亡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于南畿實可推于天下舍此而欲將今見在銀兩實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萬曆己卯蘇松水災故相徐階與政府張公太岳書云自隆慶庚午年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嚚訟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斷喪其廉耻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擾攘微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富者之財收入于貧則貧均當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旣易用財自輕加之奸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中落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蠱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日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

溝澗盡溢江湖亦盈千里平疇頓成巨浸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
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
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
可以爲生于時百姓欲望官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
倉箱先已匱乏欲望貿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鄰郡行
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
退撫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之
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至于
窮鄉僻里轍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
鬱之氣卽中丞目固有未睹言固有未及也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
萬民道翁崇致主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
萬之衆漂屍墮東海乎又况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况自星
變以來豪猾奸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之既數
必有非常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

年四十年所下恩例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恤庶遺黎獲惠多患
潛杜若付有司泥舊間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階聞治
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亦得伸以爲恩縮
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專主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具多寡輕重
喜怒聚散之權乃更倒持于下纔能委曲彌縫勉強收拾而目前之費
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翁明
睿如翁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翁莫能知之亦莫能任之也此天
下所以翹首跂足而望翁也

鄙以讚救災議一曰分等差蓋水災雖廣輕重不同宜以連年被水而
今年之水至今猶未樂業者爲最以雖係水鄉而田已退水見今可以
復種者次之以從來無水而今年被水見今復種已定者又次之冊報
之重輕賑恤之多寡大約視此爲準可也二曰廣周恤饑民雖有冊其
實饑者豈能盡乎一指之瘳渾良醫所不置也無亦預令里長黨正等
凡被傷無食之家盡數開報俟臨鄉親審若慮其生擾疑其有私則于

畢事之日於一二執飢民名票就其家問之則舉一百可知也斯亦庶幾無向隅乎三曰移金粟夫民非必皆壯夫也有老有病者有無夫或夫客商于外者此必不能出門戶者也又農務方興卽壯夫來城中往返二三日業已失工領穀數斗而舟子舍人之費不與焉故金粟不可不移然給散之日擇一寬處令百姓蹲踞以待呼一人散一人必無紛棄矣亦不得限以時日斯亦人人各得所欲非從容不能也四曰分委任沿河一帶居民實稀其中托處于小河曲港者十倍焉以不在耳目之側而姑置之情有不忍欲正官一一而辱臨之勢有不能竊念佐陪雜職義官及各鄉老寧無可備驅使者乎無亦預訪其賢且才者分地而委之仍不限以時日則窮簷蔀屋無不到之陽春矣五曰用諮詢夫一鄉有一鄉之情焉非其鄉之人不能知也是故有耆老可諏文學可訪者每至其鄉擇三二人置之左右以備顧問則凡鄉之所謂老者病者無夫者夫客于外者皆可知也六曰便工作夫圩者低鄉之生命不可不修者也事雖似緩然今飢荒之時預給以工穀布及秋摘其成

功則修圩亦所以議賑錢糧未必充以三分之則以二爲賑以一給工
然圩夫舊亦有冊今無亦預示圩長凡願爲工者皆許領穀而籍記之
則亦庶乎可廣也錢糧又不充或先給一半俟秋冬積穀稍多鹽稅稍
廣酌量增之亦可也

王錫爵曰地方利病云有民間最不便者如踏勘荒熟有司安得履畝
而勘其勢不得不委之佐貳吏胥而佐貳吏胥百中無一二實心任事
爲民者財賄之所乾沒權家之所于請千訛萬變出富入貧當事者安
得戶戶而詰之故縣佐已有將荒糧作士夫人事者矣有富家醵金營
賄里胥以熟作荒者矣大抵法主通融可以隨人上下未有不緣而爲
奸者愚意與其勘荒不若勘熟與其望賑望蠲不若先正詞訟清獄囚
以法治有司怠緩不才者尤今日救災之急務耳

又曰有司近出新令急徵官賦而禁索私租此亦非通論今廟堂既不
能盡折盡蠲亦當聽田主就戶下小熟者量收租而後可以還官蓋田
之荒稔官府逋查則難田主自查則易而佃戶之租若今年無取明年

卷之四十

可以棄而不種此田主切身利害不必盡煩官法者也

又曰古稱荒政之難蓋莫難于民兵雜揉之地此着不得一分粗心使不得一分空頭所以苦也諸省適奏致便宜無他奇略止以煮粥爲第一義頗心疑之人之朝暮饑飽不同地之遠邇勞佚各別奈何可刻舟而求也且煮粥亦須有次第余親見徽郡飢民一飽而死者纍纍相籍或有飢久之人食不宜驟又謂粥場不宜竄遠今有司能精心及此乎

申文定公答石楚陽太守書曰江南賦重且繁朝廷稍一停減已不啻數百萬而民間猶若尋常殊不滿望也持籌之臣亦可謂至難至苦矣故往往欲差掌科臣者蓋亦有說地方之事科臣得以盡言倘可覬望於明旨之外耳搶奪之事漸不可長前聖論所云不宥亂民許撫按便宜稟示良亦爲此不重其法人將效尤若此在在皆然喟毛而起竄可立待也公祖議以上刑誠爲有見至于散賑之法宜責成州縣長貳親詣鄉村市鎮給散既免飢民遠來伺候之苦亦免衙門人役需索之弊

是勞在州縣而惠在民也

又曰積穀備荒自昔謂之良法而今顧成歛政則爲額數太重參罰太嚴不能調停設處使人可守可行故也且積穀以備賑貸未有歛而不散者亦未有通數歲之中數十百城之內而全無荒斂者殆有司心憚出納之煩苟幸無事而不知惠民之政乃爲累民之因其歛不在立法在奉法者耳而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惟其同心協慮交贊共濟則無不可成今兩院所憑者司道耳司道未必一心也司道屬之府縣府縣未必一心也其中妄有揣摩轉相推托與百姓痛癢全不相關者往往有之府縣委佐貳首領以踏勘聞司道則府縣之責塞矣司道取府縣文移轉呈之兩院則司道之責塞矣然則兩院何所據以上聞乎

又答荆巡按書曰地方災傷重大小民意望無極雖有曠恩不勝堯堯之口每傳言都下或云有司催逼太急者或云漕糧不除加耗輕齎等項仍以平米派徵每石反得八錢餘者或云有司不恤災民而以荒數送士大夫者或云糧里自匿荒數小民不得均沾者或云書吏得賄

則以熟爲荒不得則以荒爲熟者卽士夫間亦言人人殊故頃者復不自量有所陳于左右謂不如均之州縣爲一概之乎誠亦不知其言之瀆也乃公祖先已通行禁諭復以鄙言申飭則有司必不敢不奉行德意矣又聞撫院有示雖成熟處所佃戶止還應納錢糧不得還租此固憐恤小民至意第有田之家荒多熟少必有賠納錢糧者荒者旣欲其賠糧熟者又不得收租則雖富者亦速貧耳鄙意謂成熟佃戶卽還租亦不足自給卽不還租亦豈能與荒處佃戶徒使刁猾者得借口施賴似未爲良法也

又答李巡按書曰錢糧有徵有免有折有停額項頗煩耳目易混昨年以勘荒之故弊端叢出人不知恆今歲原報全荒則各項錢糧第當均分平派不論人戶等則譬之雨露在在皆沾然後可耳或謂小民必不能輸大戶猶可賠納意欲使見徵一項儘派大戶愚謂不然大戶有田亦已赤地卽一概均派其所賠納尙多况平時僉以重役今日望以義賑奈何獨使偏累此非通論也若小戶難輸又當爲劑量聊從緩徵則

爲優恤耳閩門搶奪一事漸不可長向者所降特旨許兩縣便宜稟示專爲此等亂民蓋呼吸之間事變立作譬之決癱斷螯不容少有姑息少有遲疑也彼時幸有擒治旋獲解散不然則先年杭城之變復見于吾蘇矣今新穀無量望人情正不可知嗣後決當以明旨從事庶倉卒可定耳賑濟所及有限然朝廷收拾人心此舉殊不可少而鄉紳或以爲無益此亦有激之言不知飢荒之歲粒米難得豈有數萬金易穀而無所全活者惟是有司憚勞若召各鄉飢民集城市給散則守候之苦需求之弊滋矣惟有正佐首領分定村鎮親詣各鄉散畢一處卽更往他所乃爲普偏此勞在有司而惠在飢民在公祖與撫台督率耳

馮琦曰古稱救荒無奇策姑無論無奇卽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舍是而求奇猶金弓玉矢不當于用矣所謂鍔之在未徵收之前賑之不在旣死亡之後是言也卽著之簡冊傳之天下後世其皆被仁人之賜矣

又曰水潦爲災比邑更劇粟無所出而有所往故至于歲暮民遂無所

得食啼飢呼寒蕭條窮迫之狀城中粗可而城外爲甚民旣無所得食勢不得不借貸借貸不得必至搶奪搶奪不已必成亂且貧者急則富者不能獨安富者盡則貧者更無所望比聞窮鄉流民頗有搶掠數石之諸皆不自保夫自上貸之則恩歸於上自下掠之則禍成于下且強者起而索弱者不能坐而得則強者飽而弱者飢強者飽弱者飢則亂滋長而飢民無幸矣

萬曆丙戌年中原西北諸處大旱道殣相望民不聊生朝廷發內帑三十餘萬賑之而困益甚郡臣爭上救荒策類文具難施大中丞魏公學曾疏五事深切時弊大概以察吏安民專責直指中有云撫按務節省有司之精神守令務節省小民之財力可謂獨觀治源者哉

林公希元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餧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興工作以助賑貨牛種以

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羅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
日戒遲緩戒拘文戒乎遣使

趙完璧救荒議一曰公報查蓋民間貧富豈盡知之往者賑恤之令必
訊其數于里書里書爲政公少私多報賑一丁需錢數十多者空名可
與無者枵腹勿列吏皂祈恩于滿室老弱絕望于無役使給者弗貧貧
者弗給識者每悲之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正官并佐貳之賢者分
歷村原比屋而視當食者人給之小票乃登以籍貧者不必有差衙役
不得並給則貧富弊能相欺而里書可無奸也二曰時給予蓋垂斃之
民朝夕爲命往者發庾之期或無次第卽有之未必皆信故以待食之
輩聚于市朝身旣不得賣傭食又賒于指賑及其旣領索價滿前食庾
未遠而囊已先空安望其度歲月而甦旦夕也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
開倉之先次第村落雁行而揭示之各定其時日至期之日凡在所定
放之務盡卽有他事不得相妨庶幾來者卽去則粒粒有可炊之實糠
粃皆活命之寶也三曰禁扣抵蓋荒歉之民僅有殘喘予之升斗將數

而炊而里胥之奸人或指名公費或駕言幫貼恣意扣除相視莫敢誰何致使歸來發向隅之悲入門孤妻女之盼是聖明之惠爲奸貪之資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嚴爲禁示如有里胥之徒指稱前項名色扣除飢民賑濟者以搶奪之罪罪之庶膏澤不至下屯而雨露可無旁漏也四曰無假勸借蓋勸借之名國家原以相周之義教之聽其願也邇來有司之官不體民情責以里書令其報舉得賂者放釋而去無賂者開陳而拘及其至官也定放數目嚴法比較過于催征官得十一里胥十九然後以其餘剩者散之民而粉飾之夫徒奪諸民以彼與此賢者猶以爲非而况名爲勸借實同劫奪如之何其又舉也臣以若此者可禁也五曰毋縱奸民蓋垂盡之夫情故可矜奸貪之勢漸不可長邇來一遇飢荒之歲貪夫相呼爲羣入人之室而強貸之不則奪門掛捷凌轢萬狀大搶竊乎田野小掠取其菽禾官以其貧而弗之刑也而彼益驕其心益橫其暴民之弗安實由于此是利之階而亂之萌也臣以爲若此者可禁也六曰毋仇富室蓋人情富相信則下之百則役之萬則

僕之此自然之理也故上富之家待而舉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減二三十人或預賣其力而募升斗或暫釋其息而約貨償或托身于傭作而爲依或粥市其田土而糊口大都邑有千人之富則天地不能災矣邑有五百人之富則歲歲可無飢矣邇來有司之官偏抑富室聽斷不論是非而富者罰兩造不卜曲直而貧者勝催科急則責之代補差役冗則借之幫貼高者以是博風力之名而卑者借此爲囊橐之計率使富者日貧貧者無依不幸而遇飢荒之歲彼此不相顧有無不得通不坐以待斃則率爲不逞矣是郡邑之耗而民俗之蠹也臣又以爲若此者可禁也夫此六者由前之二說則實惠可孚由後之三說則驚擾可息道固相成機實相濟當事者舉此而行之而危亂有不指麾定者豈理者也

唐龍曰貧富相周有無相濟此隣里之義也今被災飢民朝廷給銀賑濟已有更生之望各州縣官員務要善言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先扣本家食用數足其有餘者照依時價糴與飢民以救其死若每石肯減

卷之四十

價一錢尤見尙義減價百石以上者官犒以羊酒給尙義大字一篇二百石以上者加紗一疋三百石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扁字俱如前給五百石以上者具奏給與冠帶榮身二千石以上者奏請表爲義門不願減價官勿以強但訓行平糴之法若有擅富邀利坐視民飢不與平糴者是爲奸民之首里老舉呈飢民告發官將銀兩盡數糴運上倉仍問重罪不貸若飢民未納賦役官錢俱各停免若里老人等指稱拖欠奪取賑濟銀兩者許飢民鳴告將里老從重問罪飢民得銀止勾延喘而已若富豪強挾逼賑濟銀兩以償私債者飢民鳴告將恃強之徒用十八斤枷枷號從重問罪仍加倍追給銀兩以哺飢民凡民間私債俱候年豐漸以理還但貧民給銀有限縣官切戒之務令各節省度量但日得粥糜四五盞聊以延喘足矣毋使買酒買肉一時費盡以致來日不繼飢餓而死悔將何及又民之於土猶鳥之於木荒歲逃移豈其得已凡我有司遇諸被災人民逃出境外者務曲意招集俾各復業倍與賑濟銀兩所缺牛種俱官給之官不能給須勸借于有力之家借種一

石收後令還一石一斗借牛工一日令還人工二日若他處有逃來我
土者亦要一體存恤安插得所俱是朝廷赤子若分彼此大非仁人君
子之道仍將招撫過復業人戶姓名數目呈報查考軍民一體各該災
重州縣多坐有衛所屯塞其間軍餘極貧次貧丁口從公查審一同百
姓賑濟隆冬時月老羸之人尤不耐寒飢民內年七十以上者州縣官
添給布一疋就動支庫內無礙銀兩收買仍具動支銀兩數目及給過
姓名呈報查考其有遺棄子女州縣官務要設法收養俟歲熟訪而還
之毋令失所若民家能收養四五口者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扁八
九口者加紗一疋十口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大扁俱如前給二十口
以上者具奏與冠帶榮身富弼青州救荒專主煮粥而今主于給銀民
皆稱便但乞丐之人困踣道路哀哀無所之時非粥不能全活州縣官
各于養濟院設一粥廠支預備倉糧選委二三殷實老人輪日煮粥以
給乞丐就食者朝暮各一以至麥熟而止具支過預備倉糧數目回報
查考飢餓之後病疾乘之州縣官量支無礙官銀收買藥物之標給善

卷之四十

醫者分鄉設局榜示疾患之人聽其取療不許勒藥錢用過藥物尤要
稽考毋令尅落掩骸埋齒仁政所先州縣官嚴飭地方人等凡遇路道
及城郭田野溝壑遺有饑殍屍軀即便登時掩埋無致暴露殘毀以傷
和氣違者官以虐戾罷黜不貸官司用度皆取之里甲里甲之中飢民
居多自後官司務宜節省用度凡無名酒席與支應饋送及一切浮費
俱一一停罷則里甲不至耗損而飢民亦得以濟矣勾輯最爲擾民災
傷之時尤非所宜卽詞訟除強盜人命外其餘戶婚田產及一切小民
事俱暫停受理免得差人下鄉騷擾以重民殃已經奉行各布政司轉
行各該守巡道及該府州縣遇有人民往彼處糴買者俱不許恃強之
徒遏閉攔截致令飢民艱食有妨朝廷德意救災恤隣之道固如此敢
有違犯者許赴所在官司具告卽爲轉呈以憑從重參究提問不貸旱
乾水溢交修乎人而崇禱於天荒政之大者卽今旱燓復熾麥苗已種
者十之三四未種者十之六七而况已種者復有枯槁之漸可畏也已
爲民父母何以爲心州縣官各務省滌愆尤修明政事及汛潔壇場竭

誠祈禱務期雨雪適足庶幾已種之麥苗可活其有未種者亦可補種
豌豆大麥等項民其有瘳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一目錄

外編

戶部十

蠲賑後

前言

王德完

蕭彥

葉向高

陶望齡

王肯堂

董其昌

黃輝

袁宗道

黃洪憲

鄒德溥

方從哲

王家植

沈昌世

袁表

往行

歸

救荒

前言

歸

往行

高皇帝

費震

李璡

黃 堂

陳 敏

梁 紅

陸宗秀

宣宗皇帝

鄒來學

王 竝

彭 誼

李 賢

周 忱

陳 俊

楊繼宗

李 昂

韓 文

楊 學

馬廷用

孫 需

何喬新

劉 磨

席 書

王 因

馳九垓

王 偃

楊志學

沈 墾

彭應軫

吳世澤

吳 悅

劉 采

侯先春

申時行

鄭汝璧

楊□□

葉天球

安集

前言

孫原貞

商 輓

趙 錦

往行

四

流移

前言

調

往行

李 遷

養濟

前言

丘 濬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一

外編

嶺南 張萱子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十

蠲賑後

前言

王德完曰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夫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強家大戶舊不接新細民窶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墳溝壑昨年四方災沴大行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庾竭莫可誰何頃以撫臣請賑飢漕粟二萬石尙且難也設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凜凜可爲寒心臣聞易誠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伐桑柘鬻妻子流亡死徙不忍見聞廟

卷之四十一

漢書後

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之間倉皇跼蹐積貯無素常自懊悔及災傷甫息年穀方登上上下嬉媿絕口不談貯積惟幸天災之不至罔虞荒政之不修其于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歎歎而嘆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握其輕重之權則財可足而民可安管仲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準魏之平糴爲富強之根基貯積之楷模也夫農夫作苦無間豐凶歲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苦穀賤所售無幾終歲勤勤轉眼罄空迨至凶飢依然餓莩今年大旱之災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臣等愚見宜及此時遠體管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于豐收去處借支官錢廣收平糴隨市價低昂量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歲有飢饉減價糴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蓋常平倉通計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大小戶口之多寡爲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扣

糴三年之食而止其南方地勢下濕慮有浥爛稍令出陳易新在在穀
粟有餘則災地漕糧可折如耿壽昌請糴三輔河東穀可省關東漕卒
過半陸贊謂一年扣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皆可圓活行之積貯既贏
伸縮在我備荒長策何以踰斯或以舊有預備倉近且建保赤倉臣等
茲議得毋多事乎不知預備一賑而不還平糴常存而不散保赤尚勸
借而取息平糴則受糴而無追語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苟可利
民髮膚何愛乃憚好事哉或謂國用甚訛何從得糴本若干不知國家
發帑金賑濟二十萬日捐棄不責償今糴本暫借原非棄捐況賑之後
時雖費無及備之先事雖災不害其功效又相萬也或謂法制不善祇
有害民查盤問罪恐添一累不知戴胄之義倉朱熹之社倉法豈不善
苟非其人皆足爲害然不罪其人而欲廢其法是因噎而廢食見刑而
廢履也舛之甚矣若查盤一節請自今常平倉勿入大查盤內止令清
實數杜侵漁不許科罰翻爲民病則人存政舉禁止則令行矣然此自
內地言之也乃沿邊事多兵甲時興儲峙糧餉尤爲急務志曰雖有湯

池百步石城千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甚難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鹽納粟謂之飛輓言無轉輸之勞而有芻粟之利也國朝洪武永樂時邊商鹽引一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石商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尙書葉淇變爲折銀之例維時壹石值銀二錢每引納銀肆錢二分自以八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十二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躊倏遭旱魃銀四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有米珠之譬師旅一行糧餉不繼乃發帑金十萬糴買又無所得粟于是有悅巾之患矣今鹽商銀田納粟之例不能遽復宜準平糴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例只令邊郡皆築倉賤糴貴糴宋真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今宜放其意預發九邊年例銀兩趁時豐熟召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糴約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石各量兵馬數目多積預儲及至支放之時查點豐凶兼支本折糴之豐年則二石而有三石之餘糴之凶年則六石而有十石之用夷虜不能爲之困水旱不能爲之災豈非

治兵理餉邊用足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宋鑾言發南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臨德二十四萬兩于陝西河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糴矣吳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動支餘剩糴本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十七年以按臣徐紳言動支贓罰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發近畿糴且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略鄭洛言發糴本八萬四千三百餘兩于陝西召買糧料矣二十年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清倉折糧銀十萬兩于大同糴買矣然或以災侵而行或以豐穰而止或以募兵而作或以變弭而輟或暫行于近畿而未通行于外地或請行于一塞而未遍及于九邊以故欲糴則無銀欲糴則無米愍茲宿疾未試良方大虧厥人之食而不知收郊野委人之骨而不知發帝闔有叩能不惻然臣等伏讀皇上節次綸音不日儲穀備荒地方要務則曰豐年召買賤糧甚爲得計不曰近來各地方官平時不以備荒爲意一遇災傷賑救無策則曰凶荒無米可糴攷查豐收又不趁時糴買所幹何事大哉王言軫恤民隱痛慮在躬獨照類風肺肝

而年來實効未臻皇仁未普者或以法不定也伏乞勅下戶部平糴舊法一應輕重斂散出納袁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邊鎮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榷擧畫科條斷于邊腹咸宜農人兩便開具上請俟宸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司奉行不効者令撫按官不時論劾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許臣等兩衙門指名參奏則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糧芻未有不豐贍內地未有不康乂邊陲未有不阜安者也

蕭彥曰夫積穀備荒豈非常策而言者往往稱不便甚豈誠不便哉臣以爲有兩端焉有罪則有贖有贖則有穀而戍而上例申詳撫按曰撫按之贖也徒而上例申詳司道曰司道之贖也有司不得作數則有司自理惟杖而下耳而杖而下者幾何哉又郡與州縣非分土也訟而贖者州縣之民也災而賑者亦其民也而近議者曰郡自有倉廩自有詞訟令積穀有差卽杖而下訟于郡者又屬之郡矣而州縣所自理幾何哉于是有刻意推求以無力爲有力者于是有多方科罰借民資以遺己責者矣雖有賢者亦所不免雖有嚴禁不能卒止其勢然也夫立法

初議豈其若是而開載未明奉行過當卽今造冊奏繳若福建一省各自爲項兩不相蒙其他或含糊支吾不合原式臣以州縣積穀制也郡積穀非制也是可更也撫按贓罰解京者無論已其二分備賑者與司道所詳行而存留者并有司自理通算可也一轉移間而有司者可措手矣卽按成數而查覈之降罰如令造報如式奚辭哉然不過寬乎有司者不自便乎臣以爲不然顧其人何如耳誠不肖也計不出于此將出于彼誠賢也卽以丘山之輸委之何妨而况多積之賞卽散于前少積之罰又迫于後則安有甘心爲溝壑也者此積穀所當議也

葉向高曰嘗讀周禮一書乃知先王所以爲禦荒計者綢繆懇至而後世失之也姑卽荒政十二論之首散利矣今公庾抵京而不聞有賑貸之詔次薄征次緩刑次弛力矣今半粟不登而督租之吏相望于道民困于狴犴而土木興作雜遷不得休次舍禁次去讒矣今山林川澤之饒禁不得採民飢孽載道而匿吏且奉三尺繩其出入次眚禮次殺哀次蕃樂次多昏矣今舉羸耗周不急之務民富者日費以數千緡而上

卷之四十一

不爲禁次索鬼神次除盜賊矣今德馨不彰鬼神乏祀用降之罰年穀不蕃小民夤緣爲奸利而不能止夫三代以前其封域之產戶口之數皆殺于今九年水七年旱又後世之所希覩也然三代以經制得而無虞後世以經制失而卒至于告病也茲亦足以明人事之當修已乃先王之心雖十二者弗恃矣世方順成而恆慮阻飢民無札瘥凶荒之害而不敢一日忘儲胥以戒不虞千耦畛隙之勞良耜甫田之詠非不勤也然而遂師巡稼大夫簡器縣正趨事不爲厲民也燕享有需嘉樂有旛五禮咸秩匪頒無闕何其費也然而遺人掌積廩人掌穀二餉食乃有程又何其儉萬邦錯列九貢灌輪羽毛齒革輦入于尚方用非不足也然而躬獻鞠衣親服黛耜爲天下倡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縣都鄙皆有蓋藏是何其勤勞以養萬民豈徒如十二政所云之爲兢兢哉夫惟世主之長世字耽之遠慮不能豫于未然迨天災流行一切權宜之術尚未及講斯民已爲溝中瘠矣故未荒而待以忘備不可既荒不及備而坐視無救亦不可備荒上策也無備而救猶得

中策如富鄭公之賑青州范文正之賑浙西雖非經久之算然皆庶幾失之備而收之救者未可謂其策之盡無奇也

陶望齡曰古者民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上不脧而下不匱家修其備備不必在官而又時行田間問其所不足不給者而補助之時修其救救不必在凶儉雖有數千里之災七年九年之水旱民無菜色儲積之有道也後世言備荒者無逾常平義倉兩端常平者以重斂輕以輕救重游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贏官握利權而民收實利義倉于口租外復斂義租各貯于其里遇儉歲卽出以贍里貧人貧人易得與惠夫薄取于其所有餘而厚賑之于其所不足此其法甚便國朝于所在州郡立預備倉令民有慕義願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旌之復其家民入粟輸倉得補掾吏掾吏入粟得免試諸公田隙地入其稅賦罪人贖錢悉用粟不得代以銀錢酌戶口多寡而定之數數蓄積多寡議之罰又令以春時放賑及秋還官不得責子錢則常平之法也嘉靖間又議令每鄉立社會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粟有差有凶札則

散之則義倉之遺也今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龠入者乎城旦以下必以粟贖乎卽有之能什而一乎則上固未嘗貴粟矣州郡贖錢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則每藉以行其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緩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侵雖有愷悌之長斂手而已矣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以實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上固已輕民命矣向者文墨深嚴吏積穀不及數者奪其俸貶其秩而又有天幸東南連稔十餘歲每歲所貯謂宜陳陳而不可食然前歲初告歉檄百姓平價糴之不浹日盡矣貧民不得徵升斗之惠而市糴亦不能減毫釐之價則累歲所課者安在且平日稱爲備者旣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橫加箕斂投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以定復大加罰穀及所罰則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况暇言備前者大潦時吏勸令富家出粟廩貧民捐瘠溝壑啼呼滿路吏非獨無睹

聽而所斂者又非粟也所廩者又非貧民也民之骼在澤谷而其膏血
在吏筐橐矣蓋天下有救荒之吏無救荒之法救法無常而備法有常
今當俟歲少豐之後飭廢舉墜而重督之無庸新議爲也夫積粟如積
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卽溝澗不足恃然汪洋演漾者在數里之外
而桔槔浸灌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則溝澗陂池擅其利矣州郡
之倉通川也潞多而溉博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
相灌而交濟請于預備倉所入悉循先朝舊制入貲贖罪悉輸粟如例
春夏穀稍貴暫聽輸價所司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
出賤入舊出新入母出子入期以價而已勿得輕以貸民懼貸而責取
之優也蓋常平者上捐金以爲母而令上不費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
之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倉之制一如嘉靖中
令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歲
不足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尤不足者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于里也
猶取食于家也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繼社居豐多糴以泄輕故農不傷

遇災多散以廣惠故歲不病爲今時計實無善于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積儲民間侵牟易耗則奉法者事也柱後惠文彈治之孰敢不懲然愚之私憂則有在目前者俟異日四方少甦當更詳其議耳

王肯堂曰周禮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始乎散利卒乎除盜賊則備荒弭盜蓋一事也夫言荒政者不能越乎蠲與賑之外而別爲奇今者肥鵠示儆大江而南野無青艸天子惻然下德音發內帑命侍從以便宜行之凡可以佐衆庶之急而修其和者亡所愛意甚休美然大司農猶重在國計而遲回乎曠蕩之恩是蠲且不可倖賑又安可常乎脫天下厭禍而歲數侵一二奸宄鼓噭噭之衆而歐之探丸揭竿以逆兵吏如近時處粵湖盜事爲憂不細今胡以備而弭之也夫備荒無急于委積而弭盜無過乎明保甲而練兵此不待深計之士而後知之且無庸議矣夫賑者以待已荒而備者以待未荒備與賑者以待民而弭者以待奸民今有道于此于賑之中寓備之意于備之中寓弭之意是不可爲乎則今所當亟行而又有待于賢長吏者蓋聞遂人治野之法一夫百

畝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而諸疏瀦之法漕輶之便畜洩以御歲封殖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于是乎在今古溝洫法既壞而不修以易盈易涸之水道待命于天故小旱澇悉爲田災近雖有水利專使特爲文具無益於民功今宜廣歷而博諭之視地高下略倣古法多爲溝壑募飢民廩之而俾卽功宜可成昔范文正公當飢歲率民燕遊新佛寺大旨在散有餘之財以贍貧者而杭民以安况用之于疆理乎此今所當亟行者一陸子靜先生爲令將代去俄有報殺人者先生曰此必某都某人問之果然安有爲人父母其子不肖不軌而莫知爲誰者先正振救待哺之衆必戶籍而人記朝夕喫咷之其飢飽有無上下瞭然于胸中或不得已聚而廩之則以兵法部勒隊伍肅然愚向年行桴鬻里中嘗行之今在在皆爾何憂擾亂昔河朔大水流移不出粟以佐官廩而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夫處流移不

可詰之衆且猶截然而何有於境內既活民矣且又足兵而何有于盜弭彼豈有異能奇數哉法紀明號令信耳此今當亟行者二古之賢守令有事賑救非能一人辦之必屬其鄉之士大夫賢而才者如富鄭公于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而使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請受賞卒五日一慰勞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是故衆集而不譁功成而不勞今釋此不任而任吏胥伍百不問有所漁獵卽抱牘而告成事豈間百姓蒙實惠否也今誠以屬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以願指鄉之跡跡有才技者何慮不集夫凡民蓄縮不能創爲盜必有人焉樹之標而徠之此必有過人者故秦觀謂弭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夫有豪傑之士必能罷此輩而收之爲吾賑救用此今所當亟行者三夫此三者古人之所已行載記之所具列而今之所不難知者然而苟非其人徒爲地方擾耳司馬溫公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蓄積有限河北流移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令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

移先正之急得人如此也今宜因百姓之急倣此意行之令淳化誠澤
不爲撲滅吏壅闕得以下究天下幸甚

董其昌曰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爲力
也凡天下所以患賊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
有一舉而可以備荒又可以弭盜而又惟民飢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
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水火
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奸雄用之則倡亂之構也使國家撫之則富
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頤者天不降康肥蠭爲虐吳越江右
連州接境際此荒沴野無青艸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
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子孤踪獨逝鄭俠之圖所由以作誠得綱紀之
臣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居宇沿途團結給少粥糜能勞苦者
傭其力有技藝者食其業候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曠土荒田計口
分授使之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乍離南畝之人旣感戴朝廷撫養之
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

止漸寧人有固志徐于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卽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于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爲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効而况倚辦于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爲福者此也若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略云

黃輝曰周禮荒政十二終于除盜賦弭盜與備荒一事耳言備必曰積貯言弭必曰保甲積貯矣保甲矣而旱盜未必有濟也毋乃拘局束未嘗深維法之意而猶遺法之利歟今積貯之法倣于常平常平者先爲三熟以待三饑大饑發大熟之積中饑發中熟之積小饑發小熟之積較數歲之儉若低昂鐵炭事有必至籌有必宜故能與歲運爭衡而爲民司命令郡邑之積視其大小以爲多寡如甲令而止計才可當小饑輒稱饑衍矣夫小饑者素封之所能庇而隱民之所未甚痛者也職爲

饑備而猥擇其小誰任其大者微倅災不我親而苟塞故事不可以言忠袖手天災之流行而曰是無可奈何不可以言智徒議積貯而不爲大饑備與無備同或曰今公私百爾詘矣微吾子誰不顧厚備者顧安所取資而儲之曰吾得直指使者言請以所留錢糧十之二令郡國三輔之中熟和糴收貯業奉諭旨且著爲例意甚美矣惜也糴本微而條貫未竟也夫錢糧之上輸也嘉隆間未有也當是時爲贏耶縮耶皆無預錢糧事且未嘗旱旱未嘗不賑徒以利孔一開遂視爲不可闕者不知由前觀之其非不可闕也明甚矣一病今始議者意不在民而迫言桑孔徒令有司自爲積貯而不爲糴本故所備亡幾誠能嚴爲之制使緩續必如今額而悉留郡國一倣常平法大爲荒備時出時入監司覈之用爲殿最而上薄大司農令不得乾沒其間其有司自爲積貯如故不過數歲糴本益多積貯益廣度歲大侵可無饑殍常平之法業有成効乃以錢糧上供而量留十二儲爲糴本以備荒歲傾廩而民無所償之時可以復爲常平之法而無壞若曆之積分而置閏焉民之收之出

之皆以是爲可使菽粟不出境而物價漸平姦宄無所生心緩急收保
咸有固志此萬世利也或曰今旣多所蠲舍矣主計者持籌日夜不給
出餒贖亦入之一也復留諸郡國將安所取而代之曰愚非謂此贖者
終不上供也以爲大司農可且忍數年爲根本計如鄉者未有餒贖時
而通融其間彼其忍于今者有限而輸于來者無窮今天下利源百道
並進度留一餒贖未甚有減也而可以厚利元元則何愛而不爲與其
當瑣尾溝壑之秋出數十萬而未必有益于事則曷若少忍而徐積之
使暫在民而率歸于官公私兩利之爲愈哉

袁宗道曰今海內重災郡邑之稅應存留者茶已免徵而起運者尙未
全豁也枵腹子遺教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閩州
邑不肖之吏黃封雖下白紙猶催崎贏之夫腹無半粟而手足猶繫于
桁楊藉當時之曠田爲潤篋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撫巡之白簡
盛騎烜赫載道軒輅之使至餽送充斥供張豐腆此非民膏何以給之

故官守之自奉宜薄也茲善行其鐸之三策也以幽遠蔀屋悉仰內帑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錢急給州邑之寢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內一郡之中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蹶以趨者乎故繩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雙雙趨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賞失奈何宜令著民廉平有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私有罰蔑不濟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夫珠不可衣玉不可食有米粟乏絕之處人至抱璧以殞者卽得州邑及貲戶之賑而操金貿易轉移尙艱故使下民貨粟則難官司轉貨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得其賑之策者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小補罅漏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古稱受民之切而立法之詳者無過成周然周禮十二荒政固在由今考之自散財薄征而外其他類似迂而難行緩而不

及于事如殺哀多昏何與于荒索鬼除盜何言乎救卽散利薄征云者
總之不出今之所稱蠲與賑兩言然愚以爲行之于古則易而行之于
今則難何也古之人君凡事省約至令粟紅貫朽帑藏之積不可勝較
是故散之則易爲散也今也無論外之郡邑其藏苦侵卽大司農且不
能贏金錢以待詔書之數至持籌而嘆者屢矣今嗷嗷者徧海內安所
資而散乎古者藏富在民官省而祿不濫又匪頒好用皆有成式平居
無法外之征而薄之者也今也內庭外府供億百出焚林竭澤猶懼不
給薄之其奈國計何且今民以折骸易子苟且旦夕之食卽征民固無
所應其征安事薄乎且其強亡賴者或至逸而尋曠林之戈雖有賢知
無能爲之策矧之乎奇也雖然當此困憊之時有能輸一斛以活吾民
卽不盡賚于天下民固以爲猶起白骨而肉之矣雖謂之奇不亦宜乎
下之人獲賑而緩一夕之死上之人因賑而援匹夫之瘠夫亦愈累焉
羣槁于溝中矣故賑者上之德意也德意宣令災者幸而不饑饑者幸
而不亂如之何其廢之此一策也上供必不可絕矣然竊聞今之賦而

什伯于祖宗時或浮之而不足或約之卽有餘則節與不異也聖主誠
加意元元厚自節嗇卽常額固可裁矧額外之橫征乎誠一澄其源則
蕩蕩之恩可下卽能奏實績嗷嗷者可立甦矣此亦一策也且富室者
貧人之藉也今貧者無賴于獨或被姦胥健吏并賦于富厚有力者而
民始交困誠使優卹之條及于貧而不遺于富養其力而借勸之又多
爲賞格以風之民固不待流移隨地可以得食是又一策也守令者民
之司帥今殘者不顧民之生墨者至腹民爲生或至飢鐘相望壅於上
聞卽上聞矣而賜租之詔或格而不行且巧獵之以資己之橐甚者獄
訟煩興以利鉤金之入上什其額而下百其取種種也藉令留此于民
間則災民之膏脂必至盡竭故嚴貪殘一策也山林洿澤盡羅而入利
孔民至搖手觸禁不得窺國家半錢之利或稍免之以便民民亦可便
無死是弛利禁亦一策也西北有邊牆墩堡東北有陂池水利興一事
可役萬夫官給其直而民應其募飢者可賴以全活上下固兩利之故
議工役又一策也

黃洪憲曰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從散利而下有十二夫聖主待荒而施政與其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蠲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尙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弭之密矣分溝浚澮禦之周矣嬰茅代犧鑿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閭之委積以恤藉阤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斂不售者平頒而代之此責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穰穰潦無侵卽饑潦不爲災卽爲災不病民也未嘗不饑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飢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

哉故垣帝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叙輸粟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
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讞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詔而備羸乃眚禮殺
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縱天災時有則又有司救民節巡郊
國而以王命均謂焉乃所謂十二政者竟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周官
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
無可用旣荒猶不荒也乃輓近則詳于爲救而疎于爲待矣倉卒而議
夤緣而行亦不過發廩蠲逋如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甚者飢不
必賑賑不必餽待哺竭蹶旋轉溝瘠投足舉手遂用重輕弊可勝道哉
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持荒政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失旨
故爾愚爲之說曰唐虞岳牧數以盡職爲能惟明刑一官必使官之不
曠其職爲能周官六卿類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罔試爲
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則荒政遂可無講敷曰何可弗講也水旱國家
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卽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待終不救斯爲無
策爾以所聞季世若平糴增價社倉易芻之令且謂其失之待荒救之

救荒也然以視周司徒無功之功有間矣

鄒德溥曰夫周禮所稱荒政十有二其於拯荒之道悉矣然未盡所以爲荒備也蓋聖人所以聚萬民者有常計有先計有卒計而其概皆具于周禮夫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廩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叙者物之源也貢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聖王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君人者將民守財安有下之阽危若是而上不發者故最先曰散利民旣懸罄矣又盡征焉民安所辦此故次薄征民或迫于餒而罹辟痛繩之旦激他端故次緩刑民旣死之不贍且又困之以役民則何堪故次弛役民朝不及夕尚何厲禁以需後故次舍禁關市之譏嚴民就食何及故次去譏禮固當備然民命急矣若之何其以命易禮故次眚禮民治生不給其人以死事耗焉故次殺哀民憂感矣君安能獨樂故次蕃樂民且仳離矣庶其結構相保焉故次多昏災其或者旱魃之爲虐乎故次索鬼神民窮則多盜禁不嚴且羣噪而起故以除盜賊終焉聖王在上雖當歲凶而民不轉徙者以維繫之有此具也有

味哉其以聚言之矣吾觀晉時六郡薦饑流民入漢川者萬家不能撫而李特因之首亂同宣當民不安其居而能還定安集之周以中興乃信周官聚民之政其慮事豫而貽謀遠也叔世救荒故多術總之不出十二政之遺愚獨謂近世諸政有足補十二之所不及者請略舉其大概都自朝廷賑之則難郡邑各自賑則易如司馬光請廉災地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令各賑所轄此一計也概自公家賑之則難令民自相賑則易如隆興中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使蠲粟賑飢此又一計也必以一人計賑則難任人共賑之則易如富鄭公擇公私廬舍居流民賦官吏待缺寄居者祿使卽民所聚擇廩之此又一計也順民欲而導之聚米則易迫之使捐直則難如趙清獻公增米直四方商賈輻輳而直更賤此又一計也要之皆會十二政之先而又通之乎十二政之外其措國于不傾猶太山而四維之也荒又何虞焉

方從哲曰頃屬大旱天子惻然憫念避殿撤懸旛于圓丘已乃下令卹刑獄止營造期感格天意或有問于愚曰災沴方亟昔周禮大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倘有行于今日乎今天子所行亦與合乎夫事神
除盜與一切減殺休息之事易辦也彼所謂蓄財而散之是也然使縣
官方告急也則何以裨下征斂從其薄是也然使國需方旁午也則何
以裨取給既除盜賊矣其又舍禁去譏者何耶既眚禮蕃樂矣其獨多
昏者何耶方今國家所旣舉行若緩刑弛役諸等無論至于貧民無所
衣食蜂起而爲盜此荒政所最患也夫豈其本性然哉惟以困故當斯
時也撫循之不暇而苟執禁以譏使人束縛如檻猿則彼夫業以其身
恣睢于草澤于國家三尺已矣尙畏林虞川衡之關吏乎故省禁去譏
旣以蘇天下之窮阨者卽其盜是亦以秦之之術弭之也維天生財有
數國用視歲以爲常王人誠惠念小民則供御可節匪頒可裁興作可
罷寧憂征利不足哉憂在吾散之吾薄之而恩澤鮮實究耳邑郡長奉
上意亡日下鄉三老論百姓所賑粟幾何所蠲貸幾何布令惟謹則餓夫
相顧有生氣否者是上有媿覆而下以凌剝承之也然則虛聲何慕焉
昔漢孝文屢下蠲租賑卹之詔一時循良復彬彬興起而國家殷盛乃

百年此其效也傳曰歲凶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粟馳道不除禮樂宜損矣又多嘉事焉非有異故忽曠之積用傷太和周先亶父實修此以爲岐山之業天下噭噭可不是務乎且周禮亦欲使得所云爾未嘗從其奢也昔唐文皇出腋庭二千人而淋雨如澍此其效也由斯以談天變不可不畏人事不可不修語荒政者信當務其十一而以鬼神爲後苟措注不協而僅矯焉對越于一時神其吐之哉至于祓誠宣燮天心驟移皆居恆敬畏致是非以旦夕得者其解在乎堯與湯矣

王家植曰今歲畿輔水災無郡不有直指之牘部使之告業已山積當事者不難于賑卹之言而難于賑卹之具飢寒者蒿目于賑卹之實而疚心于賑卹之名夫賑何可以易言哉無其資不可行也有其資無其術不可行也有其資有其術無其人不可行也鬻爵者濫名器鬻獄者骯法紀鬻僧牒者倡異教權宜苟且殊非宜行卽風之以勸借而勢同抄沒實屬勒取所得錙銖所損鉅萬悖也卽課之以設處而額外科罰巧于搜括剜此骨髓醫彼瘡瘍刻也卽卒之以移粟移民而那東補西

左支右詘露根露肘耻墨懸罄窮也往見有司散賑或煮粥于場既憑
里胥之上下其手又任豪猾之竊易名姓往往空腹竭蹶奔馳而來淹
速不均眞僞莫辨旣無所獲又無所往奄奄駢集陷于鬼錄彼賑地粥
場多枕籍而爲溝中瘠者皆此弊也夫國家郡縣錯列如繡前後建立
預備水次保赤社倉并積穀諸法非不詳備一旦天災流行鮮終日之
計立視其死而束手無策有識者不爲之寒心乎

沈昌世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天災流行聖君不免而德政
旣修卒不至爲民病斯可貴矣春秋之時王政旣衰秦人乞糴于晉魯
人乞糴于齊或析骸以爨或就蒲而食黔敖糜粥之惠漢獻帝因之以
濟白骨李悝平制耿壽昌祖之以設常平先主禁酒酤而後或有醉人
爲瑞之語隋人泣獻孳而後至有天子逐糧之謠他如開皇之義倉貞
觀之金帛周世宗之以粟貸民宋真宗之乘傳安撫仁宗之恐懼修省
皆遇荒而知警者也嗚呼雍絳無泛舟之役元嘉無續命之田採鳧比
于王莽將亡之年掘蘆根于更始旣敗之日隴西之竹花暫也洛陽之

木酪妄也斯民于此幾無類矣故汲長孺矯詔發粟員半千勸令開倉
陳堯佐在杭州則減價而糴趙閱道在會稽則增價而糴范公不俟朝
旨張公特寬鹽禁范仲淹之在新西則興營造以濟衆吳遵路之在通
州則易薪蕎以救民朱晦翁之建立社倉辛幼安之嚴出榜文以至趙
公之賑饑富公之救荒蘇公之療飢陳公之活飢皆爲世所稱者也我
國家于州縣各設預備倉以爲救荒之本而祖宗于此尤惓惓焉洪武
六年有蠲免稅糧之令十八年有有司不奏處以極刑之令二十六年
有先發倉廩然後奏聞之令永樂二年有量口借給之令六年有稅糧
鹽米各項停徵之令景泰四年有囚犯給米賑濟之令爲民之意固有
出于尋常之外者矣

袁表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熾雲漢之旱飛貞觀之蝗人固無如天何
蠲逋周急減紓貧已司徒之征發廩人之粟天亦無如人何歷觀古今
變故大抵三代而上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時則有荒民而
無荒政春頒秋斂國富公儲比樽崇墉民多私積不曰旱乎而以無瘠

告不曰饑乎而以不害民告是故懷山襄陵天自水耳而兆民尤殖堯
民不知有水桑林不雨天自旱耳而鼓腹含哺湯民不知有旱故曰時
則有荒年而無荒民者此也斂窮蓋藏萬室垂罄剝盡機杼一孔不遺
豐年且有啼饑號寒之苦况凶年乎是故關中告歉則漕江淮之粟以
濟之然能行于此而不能行于彼河內被火則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
可用于暫而不可用于久故曰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者此也夫救荒
無奇策但去人之所以爲災而天災自息矣今人之爲灾者未易更僕
數也釜分玉粒衣竊尙方則食已荒于貂璫攘雞不足碩鼠無厭則食
又荒于貪吏魏武未斂孫竈方增則食已荒于冗兵軒鶴贅員爛羊竊
祿則食又荒于冗官是必先有以去之而後荒政可圖也圖之何如亦
必責之仁賢守令而已

往行

續

救荒

前言

續

往行

洪武十年誅戶部主事趙乾勑中書省臣曰鬻荆斬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費震爲漢中府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萬石震與僚屬謀曰民饑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廩糧儲尙多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饑荒俾就熟還倉且易陳爲新何如咸以爲然卽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民多來歸者震皆令占宅自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甚衆因籍爲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爲牧民者勸

李璿字廷圭化州人洪武二十七年任永嘉知縣歲歉農饑不東作富

人遏糴衆訴嗷嗷下令禁之乃使貧民立券以貸且秋償之富民皆莫不樂從郡守趙彥文以其法行之各縣閩境賴之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洪武癸丑舉人授福建政和知縣永樂初縣病荒歉嘗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而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毋得出境獲全者衆民共德之

永樂二年戶部尚書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梁縉字挹之泰和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初爲進士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陽二縣民亦多饑者君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君君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成祖皇帝嘉之而有司皆以坐視民患得罪其後君詣北京至徐

州二縣民服役河上見君呼之曰此吾父也嘗活我我無以報凡百十人環君拜且泣君慰諭遣之乃得行

陸宗秀平湖人宋樞密副使旋吉九世孫爲人敦樸有至行與弟宗達宗俊友愛甚篤人比之楊椿津兄弟永樂甲辰應賢良詔徵至京會仁廟新御極宗秀方巾布袍引見上異其體貌從容命進宸問曰如何則天下太平宗秀叩頭對曰皇帝親賢納善大臣秉公執正自然太平上曰好言語公卿悚然留京師數日以疾辭賜寶鈔銀帶還正統五年歲饑宗秀傾家出粟麥助賑事聞賜勅褒獎表其門曰尚義之門焯楔至今存焉時有孫佐鍾鳴遠陸國平潘璧俱平湖人王全顏小童王顯保俱桐鄉人各出穀麥二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朝廷勞以羊酒旌爲義民復其家三年其勅語俱與宗秀同子珪字廷玉景泰六年饑益甚珪與弟獻瑜瑾共出穀五千餘斛以賑有司上其事詔授珪迪功郎兄弟四人皆賜宴光祿

宣德元年戶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而未開

報饑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餒死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官府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鄒來學字時敏麻城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景泰癸酉蘇松常鎮諸郡累言比歲水旱相仍民疫死者道路枕藉詔廷臣議舉文職有德望才智一人往撫綏之僉謂無如公宜卽日勅公以副都御史蒞其事公受命遂言蘇松之民疲困極矣雖寬郵百方饑者自若乞以今年輸京米三十萬石已徵者悉貸于民來秋聽臣擘畫償官庶國賦不虧小民得濟上從其請蘇松之民聞之大喜公至首發廩倉賑饑窮勤農桑修水利然又以爲稂莠不芟則嘉穀不遂乃察官吏之奸貪與夫大家之暴橫者悉繩以法由是小民咸惜公來之晚而奸吏豪家大不便言與飛語以撼之公不爲動行之益堅夙夜循行往來不少休竟以憂瘁致疾以疾懇辭不允因乞假祭掃許之

王竑景泰二年春爲僉都御史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

枕藉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日餉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庚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墓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櫻輜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竑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初任工部司務以薦擢監察御史景泰中奉勅修理張秋決堤有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荆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遷紹興府知府民告饑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而倉復盈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內帑銀三十萬兩賑濟

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上召徐公有貞與李公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上曰增銀是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賢曰誤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常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周文襄公忱撫蘇松值大饑米價湧貴公使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浙江湖廣方大熟乃令人橐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弗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浙江湖廣大賈皆載米赴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公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值城中米價驟減而四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乃亦賤糴公復椎牛酾酒以謝四方米賈皆大醉歡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故吳人謠言曰來時周白地去時米鋪地言米多狼藉也

成化辛卯京師饑陳康懿公俊佐戶部疏請發太倉粟一萬斛減價糴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獲濟

楊公繼宗在郡時歲饑常發倉庫羨餘賑之而不及聞于上司後參政韓者按郡知而衡之欲與查考弔卷在案方展閱間旋風從案捲卷飛揚空中野鷹數十爪之分碎韓驚嘆而去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進士成化二年知青州先是政弊民攜逃亡踵接昂至問疾苦首劾贓吏置于法暨諸積蠹一切廉去量貧富均徭役募民辟田而緩其課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墮溝壑其何及耶遂不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輪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旣而法以不請論昂嘆曰民旣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猶慮饑饉後民不能耕循行阡陌貸與牛具其憚罄無告者闢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弔藥構建漏澤園于關北俾托瘞焉

韓文字貫道號質庵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工科給事中歷官戶部尙書謚忠定常爲南京兵部參贊尙書屬歲饑米價騰踊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楊學字貫之□□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常巡撫河南時湖廣饑民流入盧氏永寧將構亂躬往撫諭發銀穀賑之有司請俟奏報曰事在不測候奏報民死且盡去爲盜如以爲罪某當之比勅至悉如所議全活不可勝紀

馬廷思字良佐南充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侍郎嘗署南京戶部會歲歉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公持議發廩或以爲當請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旣而奏上果如所擬

孫清簡公需嘗爲四川副使歲侵饑貴民死徙過半公聞湖廣倉粟頗多言于撫按偕參議金公澤兼程往貸焉得三十萬石而西分地賑給所全活甚衆蜀人感之咸曰微孫公吾皆爲道殣矣

何司寇喬新常爲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今賑貸止于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爲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都御史陽城原公招撫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成化十七年爲刑部右侍郎時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十四五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請于朝發內帑并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爲叢塚葬之又餽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劉璣字用齊號近山咸寧人成化辛丑進士初授曲沃知縣歷官戶部尚書曲沃產糴先生視事多以糴贖罪遂儲糴數萬計歲大侵賑粟不繼卽繼以糴民賴不饑

席書字文同別號元山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剡城知縣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襄嘉靖改元以議大禮進用常以南京兵部侍郎署南京戶部事時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貸公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饑莩塞塗人至相食盜起莫可制公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令州縣每十里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盜賊漸解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夫稍甦始定議米銀間月兼給人沾實惠

王恩字克承浙江餘姚人進士弘治間揚州府知府時歲不登疏于朝

欲得移商鹽留兌運用助不給隨以饑甚乃取貯庫解京馬價擇良民分糴江湖米至驗口給之民賴以全遂自劾擅移之罪請俟豐年徵補會兵部尙書劉公大夏覆題竟弛免徵

馳九垓仁壽人弘治十年以舉人爲銅仁府推官常攝郡值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人多止之曰民旦夕急寧我無官無寧民無食其愛民類如此擢判景東道經銅仁雖山谷細民爭相擁馬首東送之

王少司馬倬巡撫順天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公奏請通州米十萬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爲溝中瘠乃許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就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糧散給饑民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數

正德甲戌河南大旱夏五月不雨楊司寇志學時以參政守河北道預條荒政十二事曰寬逋負省刑獄禁盜賊減公費爲畦田蒔蔬菜新廬宇發倉廩勸分施來商賈防瘟疫禱神祇時河北州郡應兌軍米二十萬石公不俟報可卽下令停之左都御史幸菴彭公致仕歸陝道過彭德見公所爲停徵令執公手曰漢汲黯不過是也

沈封君塾字子居歸安人故少司空節甫父也庚辰大水米價驟昂中
丞李公及泉時爲湖守欲稍抑其價謀之公公頓足曰失矣賴其踴也
故杭稻若賤則四方之賈將轉而射厚利而吾邑立槁矣且獨不聞乎
趙閭道增直富彥國聽人自爲值而值漸平而官安能強與民以值也
李公悟遂不減

彭應軫獻縣人嘗爲□□令性豪邁尚氣節政事簡約人不敢干以非
正德間歲大饑一無所賦詣撫院請捐賦一年院使者陽怒下應軫獄
卽毅然褫冠服就行使者乃爲會議卒從其請全賦盡捐

吳世澤字宗仁連江人嘉靖癸未進士故兵部左侍郎文華之父也歷
官按察副使以子貴贈如子官初令廬陵時五月連雨蛟蜃並起漲水
攻郡城不沒者三版公晝夜行睥睨間分集小艇于鄉落以拯溺者而
遂安旱尤甚其令不能有所慰撫饑民數百輩剽掠伊毛二大姓廩淘
淘不可制公曰是令激之也首勒停令而與陸司理愚按行剽所勸富
室貸粟以賑咸響應恐後公謂司理必至邑而後賑穀衆亦聚且釅鬪

下令各鄉穀卽各鄉賑頃刻衆散盡公乃徐取其首禍者抵法而已
吳少司寇憮嘉靖己亥常巡按兩淮鹽政海潮暴溢廬舍漂沒亟疏請
蠲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賄漕艘至喜曰是
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謀日不及夕
而能少須耶卽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卽取漕粟散
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

劉公采初登第卽守宿州屬歲大侵米斗百錢而漕臺督輸急宿民嗷
嗷公請移帑羨金轉糴爲民代輸俟秋償漕臺意異移文格之公竟矯
申前議民獲蘇至秋民纏屬輸償卒無負者

侯公先春字元甫號少芝無錫人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兵科都給事中
其爲吏科給事時江南北饑上欲遣官給賑君曰遣官徒擾民無益不
若責成撫按以蠲抵賑如其數便議雖中格識者謹之

萬歷丙戌山東河南陝西及直隸真保等府皆大旱所司報災無虛日
雖奉旨蠲賑而穀價騰踴人民流徙日甚先是臨清德州倉每季以新

舊出納登耗之數聞奏蓋山東河南轉漕粟米皆收貯其中以給軍而歲出甚少存者多浥爛籌國者惜之至是申文定公乃請上盡發兩倉積貯以充賑濟乃借太僕寺馬價四十萬鈔以火傷州縣充糴本令于農收處糴買轉搬減價以糴于是饑民稍得甦息又慮有司不能奉行德意復請上以四事責成撫按兩臺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息一時有司凜凜奉職不敢秦越其民矣古稱救荒無奇策然使積貯豐盈或損上以益下或移彼以與此當事者念念在民視若已饑未爲無濟也

鄭公汝璧嘗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歲河南山東皆大饑公加意軫恤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金給米又命諸市集具餧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分給有次第幾民咸飽無爭競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土人勒石記之河南遂至人相食天子發帑金萬餘遺光祿寺丞鍾公化民兼御史往賑之公卿皆捐俸大司徒蒲州楊公言于衆曰救荒乃巡撫職若一值荒卽發內帑安用巡撫爲今歲山東河南饑饉同山東有鄭公

遂若不荒者然河南乃如此衆皆服其言

萬歷丁亥江南水旱相仍者三載上遣給事楊公□□發帑金四十餘萬往賑江南前是中丞周公侍御李公以四郡十八年之賦請量有所寬借矣而其所請十七年之未完者欲蠲漕折而停金花其舊逋悉免徵大司農持之不可楊公緣前意謂上之所稱恩在賑賑之恩在單赤而不在有事產者也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况澤未竭而魚已先盡乎欲于十七年之漕折已停五分者更停二分餘俱如撫按臣議大司農持之復如前楊公憤激抗疏極論民窮已甚必無所從取迫之且生變而推思異日之弊以爲自今而後卽歲有儉侵應蠲則蠲不得及宿逋不得議停緩及宿逋則利歸于姦黠議停緩則害滋于希覬蓋今之所以請蠲其舊者萬不得已而將來之所以不蠲其舊者恐習以爲例而成其不得已也于是大司農之意解而政府得間聞于上始有所私貸焉葉天球字良器婺源人□□□進士歷官參政嘗守東昌劇郡管州三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屢災科征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爲民而

設民以食爲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法千戶爲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役優役濫者還本役及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甚趨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青州法分處道庵僧刹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復勸富室捐粟乃并發所儲常平粟厄瘠者與粥能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米流移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

安集

前言

孫原貞曰臣前任河南參政時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冊通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之兗州直隸之鳳陽大名此幾府地境相連往時近黃河湖泊蒲葦之鄉波河洩水消遂變爲膏腴之地逋逃潛住其間者尤衆近因河隘橫流此幾處水荒流民復散間有回鄉多轉徙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趁食

恐其逼于饑寒相聚爲盜聞朝廷遣官賑卹已不失所未至爲非緣此等逃民始躲避差終至違悖德教食地利而不應差徭棄故鄉而不聽招回往他郡而不從約束累詔寬恤其原籍與所在官司兩難挨究無如之何況今聲教所暨四海歸心獨此輩恃恩玩法梗化如此以中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如昔陳涉王常張角諸盜皆由此起今聖明撫運萬無此虞然慮積歲滋久時遇饑荒安知無奸盜扇惑其間毒流百姓故宜防之于未然今後年穀豐登乞勅遣大臣先往此幾處着各司府州縣各委官員沿村逐戶挨勘的實籍貫丁口明白驗家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農桑舉鄉飲以導其父兄立鄉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約使知敦本設義倉使知備荒時加巡察撫綏德禮以化之刑法以齊之徐議其賦役俾爲治世之良民庶無後來之患也

商輅曰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等府地方近年爲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趁食居住山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北直隸并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

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各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不無激變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竇係于此不可不慮臣竊照畿內順天等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莊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閒無穀田地如蒙乞勑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通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卽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順天等八府所屬州縣等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厚等項榜內應開寫者當悉照本部節次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巡撫巡

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卽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于有田州分居處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于賑卹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貸借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候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施設合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于此

趙公錦曰嘉靖六年詔令有曰各處逃亡人戶拋棄故土流離他鄉皆因饑寒所逼或錢糧負累私債逼迫情非得已然安土樂業豈無來歸之願奈何有司不知存恤聽信該管里長有復業者就令認贖拖欠稅糧承當重大力役逼迫無奈只得復逃田地經年荒蕪見在人戶愈加耗累今後逃民有復業者除免差徭三年里長不許勾擾其荒蕪田地

無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因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人等一體治罪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數多及召人開墾承種荒田白地數多者俱作賢能官保薦擢用欽此是則處置周悉陛下不惟有不忍人之心又可謂有不忍人之政矣今行之二十餘年而流亡日多荒蕪益廣其故何也有司不能皆得其人而遷轉不常監司無專責而考成不在于是故陛下德阻于下究而民不被其澤也臣愚以爲宜選素有才望之臣授之都御史之職或按察司副使重以專勅使之專一往來其地提督有司凡招集流亡開墾荒蕪悉遵詔令施行至于處給牛具種子開濬水利等事俱聽便宜處置三年之後果有成效量加俸級而仍其職事成然後報功而論賞則百姓知其有恃而樂于承種復業監司以是考成而不至阻格廢弛陛下仁心仁政于是可以覆被于無窮矣夫萬民離散而勞來還定周宣王所以中興六郡薦

饑而不知撫恤李特所以首亂况淮徐于南京根本之地則爲京畿于鳳陽陵寢之所則爲唇齒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則又咽喉之重地也其地襟淮帶海易于負固其民悍勇好鬪易于爲非考之于古若黃巢黃巾之釁往往在此而觀之近事則徐兗廬鳳之間每有竊發輒踰數百此失業之民多而其勢易聚之明驗也茲者歲入稍充就食有所萬一水旱不時四方告匱則此數千萬人者不聚爲大盜其勢無以自全與其干戈而取之他日以廩宵旰之憂孰若指顧而定之今日之爲愈也臣嘗讀史唐至中季財用不足乃以劉晏爲轉運使方晏之初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其季年乃千餘萬緡夷考其法則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一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則預以狀白使司及期晏不待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而不待其困斃流亡故民得安其居業由是觀之臣之所言不特可以銷患于未形亦可以裕財于異日不特一方之民命實國家基本之深慮也

往行

流移

前言

往行

李公遷之知濟南也久旱公力疾而出禱于壇三日而雨已又雩于壇三日復大雨于是齊魯之屬郡旱饑獨濟南稔民復業者三千戶時流民三千人就食新城新城令懼甚公以便宜發倉粟賑之又大發帑金市牛種賦隙地授舍而耕新城驟益民三千所墾田稱是山東諸藩臬祿俸皆資之

養濟

前言

丘濬曰前代惠民之政及于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爲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于此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養贍每人月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

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一尋又改孤老院爲養濟院其初著之令曰凡
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常加體
察旣而著之于律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病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
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七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
者以監守自盜論不特乎此其後也又申之以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
所先仰府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之人俱收入養濟院常加
存恤合得衣糧按月依期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噫列聖
相承發政施仁咸先于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
矣臣竊以爲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于事例
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隣里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
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爲今之計乞勅巡城御
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卽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
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本管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
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卽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

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又曰先王之于民也制爲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爲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藏者則施之以掩理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聖祖于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一所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勅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又曰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于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京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乏食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我朝于京府既立養濟院又于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爨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恩至渥也臣竊以爲兩寺之設日食有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于作弊臣請東寺移于崇文門大街西寺移于宣武門大街人烟辏集去處每日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寺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官兵沿街趣召給與木籌依次給食仍

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
道肅清雖然此事關係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瘵殘疾之人
扶老攜幼垂首喪氣匍匐于周道之旁悲號于通衢之側輦轂之下耳
目所及尚乃如此何以示四達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聖明
降賜勅諭榜文于通衢付其責于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
號于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

往行